



书画绘 文/晁高流

业余搏墨海 苦恒写青春

——记青年书法家杨永辉

快,虽然也在各类大赛中获奖,但为终不能创出个人特色而苦恼,于是研究愈加勤奋。

八十年代初,他专攻汉隶,兼蓄周秦汉魏碑刻营养,在大量临摹《曹全碑》《史晨》《泰山经石峪》《孔庙》等碑帖的基础上,练就了一手飘逸圆润的隶书。与友人切磋书艺当中,他逐渐发现自己的字写得过于刻板,绘图较浓。同道送给他一本《石门颂》,他爱不释手,苦读摹练,一年后悟出:书道酬勤,贵在出新。仿古不化,亦步亦趋到头来脱不掉古人的巢臼。王羲之的练字不是讲究,个人有个人的形体吗?后来,他看到解放军画报上夏湘的隶体隶书深受启发。永辉日不甘食、夜不寝寐,反复琢磨,随将行书技巧揉进隶体。在书写中他留蚕头吞燕尾,把横笔中间和口部横折夸张上翘,由硬折,改传统的右重左轻为左重右轻,对斜平衡,逐步书写出一种风格独特的新隶书。

在繁忙的领导岗位上,练字只能抽挤业余时间,除夜晚外,他养成了见缝插针的习惯,如出差坐车,他用手指在座椅背上比划;车站候车,他在地上用树枝描摹。千百次地揣摩,使隶、行笔法结合得天衣无缝。这种字写出来方圆相间、刚柔相济,似行云流水,潇洒俊丽,如虎跃龙腾,活泼苍劲,真个严而不拘、松而不散、疏密咸宜,在全国书法大赛中得到行家首肯。杨永辉同志曾三次捧回大奖,四幅作品被四川、广东、甘肃、河南等省艺术部门收藏,三幅作品被编入选集,另有二幅被作为礼品赠送给美国友人。

艺无止境,在拓宽视野的同时,他钻研工业美术,与人合著出版了《工业设计》一书,被定为工大学生教材,自己也获得工艺美术师职称。业余时的刻苦,为他赢来声誉,先后被吸收为中国美协陕西分会会员、中国硬笔书法四川分会会员、陕西工业设计学会会员、周原书画研究会常务理事、华县书画家协会理事。

杨永辉同志利用业余时间,对书艺苦苦追求,已年近不惑,青春献给了墨海,墨海回报他的是艺术青春。

(说明:本报8月28日4版中下位置书法作者为杨永辉,特此说明)

夜深人静,红岭厂办公楼一室内灯火透亮,这是忙完全天公事的杨永辉同志正在习书练字。十余年来,不管他是当干事、科长,还是厂党委副书记,夜晚都是这样度过的。

早在永辉上小学时就喜欢上了大字课,酷爱描红。他从柳体入手,转习欧、颜,以楷书见长,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青年时真、草、行、篆、隶、魏、美术、绘图字各体样样不差,又兼习花鸟山水国画、版画、风俗画。持之以恒的苦练,使他的书法长进很

少点“自我神圣”

(西安)王锦春

翻翻中国历史,是很有趣的。那些帝王将相,粉墨登场前后,总不忘自我神圣一番,尽管他们优劣有天壤之别。无论是暴虐和隋朝帝,还是开明如唐太宗,或是昏庸如刘阿斗,都共同标榜是“受命于天”。既是天意,草民百姓只好听任摆布,遇着“青天”算是造化,碰着“昏天”“黑天”,只好自认倒霉。即使握不住过举起义旗,也要说是“替天行道”,才能举出有名,当然混得好了,也能弄个皇帝当当,等到黄袍加身,照例“自我神圣”一番,编出诸如“天星下凡”之类的神话,以这类功夫到家的当推刘邦。这位高皇帝,本是一个亭长,“无赖而已”,谈及身世,则说是其母与龙野合而生,为了使自己成为“真龙天子”,不惜给可怜的老刘头儿戴一顶绿帽子,亦有些感卑鄙也。也难怪他们如此煞费苦心,不凭这些来愚弄人民,何以确立其至高无上的地位?一句“天命难违”,统治者是以所欲为,被统治者亦可心理平衡。

说句实在话,随着“赛先生”的光临,靠天意家人的行市不兴了。然而,喜欢自我神圣的,又岂止帝王将相,当今亦大有人在。曾听到一些老革命谈从前,促起“过五关”来津津乐道,往往将自己神化到高大全的境界,英明无比,所向无敌,有几个愿意掉下“走麦城”。再则干一件事,无论大小,都要敷衍出可圈可点的意义来,给人以神圣感。据说,某著名艺术家出国到美国,省下的钱什么也没干,请美国人给他擦皮鞋,说是此举争了人格国格,这就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了,尽管那人一直从心里十分崇敬这位艺术家。另据报道,某广告公司的大款准备出价100万元,捧颗星毛何敏,并说:“外国人捧自己的歌星肯出大血,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捧捧当今中国最红的歌星,让她也拿一个天文数字,我们作为中国人也风光一

下。”此公此言,固然壮怀激烈。不过,出钱捧歌星,哪怕是“超天文”数字,似乎与“中国人风光一下”的神圣是毫不相干的。

透过自我神圣的表象,有时看到的却是肮脏不堪的灵魂。有些人白天似乎比马克思还马克思,而其行径连人味都没有。康生家有一“三洗堂”,他解释说:“我这三洗,叫洗日洗耳洗心。洗日,要看全面;洗耳,要兼听;洗心,要改造思想,要反省,所以我自号三洗老人。”说得多么动听,不过那是公开的,“其实内幕还有洗牙洗脚洗屁股”,此“三洗”与那“三洗”岂可同日而语。至于这位“三洗老人”所干的恶行,连赌场都要甘拜下风的。

伟人曾言,假的就是假的,伪装应当剥去。话的火药味浓了点,窃以为做人办事,何必用自我神圣的包装招摇过市,还不如其本来面目。譬如某些事对人无害,干亦何妨,偏偏要贴上“社”的标签,给人不伦不类之感,所谓“社会主义的夜总会”。“心灵美”作为条件之一,说是为了促进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”,选美就是选美,倘若貌似无盐,心灵再美也无人投赞成票。至于斗蟋蟀、斗鸡比赛,说成是弘扬传统文化,促进精神文明,更神圣得离了谱。

过分自我神圣,动辄搬出“主义”,实在是底气不足,无非借以虚张声势,记得罗斯福当选总统后,有记者问:“总统先生,你是共产主义者吗?”“不是。”“你是资本家吗?”“不是。”“那么你是社会主义者吗?”“也不是。”由此想到,封建帝王自我神圣为天的化身,结果“万里长城今犹在,不见当年秦始皇”。奉劝今人们,不谈“主义”,不搞自我神圣了,好不好!

本刊头版设计 惠刘靖宇 焕章

因为不会跳舞

了,脸红得发烫,只是笨嘴笨舌地一个劲儿说“下次,下次”。从此再不敢踏舞池一步。可后来由于职业的原因,又不得不去光顾舞池,也总是小心翼翼,生怕被熟人发现。那回为写舞场纪实,恐再遇到尴尬的往事,便等到舞会的后半场才偷偷溜进去躲在一角,总算安然“无事”。文章刊载后,熟识我的人见面问你这家伙啥时候学会了舞场交际,陌生的品文议论我一定是个舞场老手,不然怎么会写得鼻子有眼,可要明白那全是舞场以外的功夫。

尽管我不会跳舞,却乐意欣赏别人跳舞,因为我能从中领受到舞场气氛以外的情趣;别以为我不会跳舞,会阻止妻入舞,却常盼她下舞池,那样我就拥有更多的光明从事自己所爱的事业,我并不担心“后院失火”,因为舞池绝非是导致婚变的唯一滋生源。

虽说这些年我很少涉足舞场,把自己“禁锢”在小天地里爬字山,但有了值得欣慰的劳动收获,更加坚定了人生的追求。

诚然,我不会跳舞,让几多朋友每每遗憾。但人生有失必有得,我珍惜我的拥有。所以,我不再惧怕舞场。偶有女士邀我伴舞时,也不再为男子汗颜,且坦坦荡荡地说——我不会跳舞。

公公开露自己不会跳舞,还真有些羞于启齿呢——因为在一些人的眼里,不会跳舞的人,似乎不懂得生活。然而,我因为不会跳舞,却从中得到不少乐趣和收获,纵然失去了一种娱乐,倒也活得实实在在,不怨不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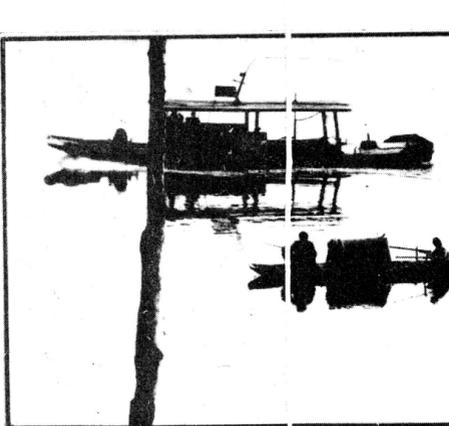
我成长的岁月,正是“舞禁”的年代,那时压根儿不知道跳舞是啥滋味;而当舞潮重又泛起的时光,我已失去了年华的激情,所以至今与跳舞没有“缘分”。

记得当第一位女士在舞场上热情而大方地要我跳舞时,我慌得像个被捉住的小偷,手足无措,连舞池也不敢踏进一步。可后来由于职业的原因,又不得不去光顾舞池,也总是小心翼翼,生怕被熟人发现。那回为写舞场纪实,恐再遇到尴尬的往事,便等到舞会的后半场才偷偷溜进去躲在一角,总算安然“无事”。文章刊载后,熟识我的人见面问你这家伙啥时候学会了舞场交际,陌生的品文议论我一定是个舞场老手,不然怎么会写得鼻子有眼,可要明白那全是舞场以外的功夫。

尽管我不会跳舞,却乐意欣赏别人跳舞,因为我能从中领受到舞场气氛以外的情趣;别以为我不会跳舞,会阻止妻入舞,却常盼她下舞池,那样我就拥有更多的光明从事自己所爱的事业,我并不担心“后院失火”,因为舞池绝非是导致婚变的唯一滋生源。

虽说这些年我很少涉足舞场,把自己“禁锢”在小天地里爬字山,但有了值得欣慰的劳动收获,更加坚定了人生的追求。

诚然,我不会跳舞,让几多朋友每每遗憾。但人生有失必有得,我珍惜我的拥有。所以,我不再惧怕舞场。偶有女士邀我伴舞时,也不再为男子汗颜,且坦坦荡荡地说——我不会跳舞。



抹花脸

文/胡长荣

河南人结婚有个习俗,就是在举行典礼这天,要为新郎的父母亲用锅灰抹花脸。

参与者大都是和新郎父母年龄相仿的左邻右舍或亲朋好友。他们往往乘其不备,一哄而上,新郎的父母虽挣扎着不让抹,但抵挡不住。抹花脸后,逗得在场的客人捧腹大笑。新郎的父母亲也情不自禁笑了起来。

结婚典礼时抹花脸,一是老人们之间借喜庆之时开个玩笑,逗逗乐,图个热闹,另外也说明了大家的关系相处甚好,如果此时新郎的父母亲坚决拒绝或翻脸,反显得不近人情,和别人的关系不够融洽。

抹花脸

文/胡长荣

河南人结婚有个习俗,就是在举行典礼这天,要为新郎的父母亲用锅灰抹花脸。

参与者大都是和新郎父母年龄相仿的左邻右舍或亲朋好友。他们往往乘其不备,一哄而上,新郎的父母虽挣扎着不让抹,但抵挡不住。抹花脸后,逗得在场的客人捧腹大笑。新郎的父母亲也情不自禁笑了起来。

结婚典礼时抹花脸,一是老人们之间借喜庆之时开个玩笑,逗逗乐,图个热闹,另外也说明了大家的关系相处甚好,如果此时新郎的父母亲坚决拒绝或翻脸,反显得不近人情,和别人的关系不够融洽。

岁月悠悠

郭淮/撰 王军平/诗

岁月是一条长长的河 日子在河上往来穿梭 一叶扁舟 写尽人生几多忧伤 几多欢乐 还有什么比水更温柔 还有什么比夜更温柔 还有什么比月更温柔 还有什么比星更温柔

梦中醒来 已在彼岸停泊

又是阴历七月了,我的思绪飞回到了十年前。

在我的家乡,每一个女孩子在十八岁时要经受一次考验:七月七晒七姑娘。

不知从何时起,每年七月七满了十八岁的女孩子便到村上去集合,承受锣鼓的袭击,终于有人受不了而又哭又闹的,就是七姑娘。

有人说了,七姑娘很凄惨,但奶奶却对我说七姑娘很幸福。这我信。

我十八岁那年,自然也去参晒。带着一种神圣又夹杂着胆怯的心情,在姑姑的陪同下到村上去,那里已经摆好了桌子,女孩子们已等在那里,围观的人也不少,还有十几位精壮汉子腰里挎着鼓,手上提着锣在那里等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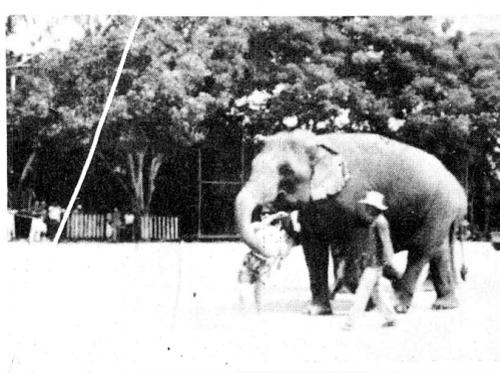
到时间了,一群上了年纪的妇女们便来看我们身上有没有铁器,如顶针、发夹之类的东西,确认没有后,就让我们那伏在桌边,然后,领头的一声喊,鼓、锣、钹等一时间齐刷刷地响起来,耳边于是滚过一阵一阵的雷声,再看那些敲锣打鼓的人,个个憋足了吃奶的劲,抡开膀子在敲打。我伏在桌边,心脏开始急剧跳动,脑袋要炸开一样,于是我就揪了个空子慢慢溜下桌子从人缝里钻了出去,顾不上天黑害怕,一口气跑了一里多路,站定,满脑子依然是咚咚锵锵。我真想大喊一声但喊不出来,我真想大哭但哭不出来。那声音刻在我的脑海里。

那一夜终于晒下了七姑娘,她是个和我一样大的女孩,她又蹦又跳,又哭又闹,于皆是皆欢喜,后来听说她受了刺激,婚姻十分不幸,最后又走出了外地。

从那以后,我极度怕晒,喜静,从此,舞厅,电影院,录像厅我很少光顾,我怕人多,怕热闹场面。

如今,我已工作不短了,组成了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。我想,如果当时我不溜走,“七姑娘”非我莫属。倒十分庆幸自己的果敢了。现在每每看到淘气的儿子时,就会想到她,“苦命的七姑娘”,心里不免隐隐作疼。

七姑娘,你在那儿?



《铁警战车匪》开拍

影视剧场 文/刘三余

郑州铁路公安局王仲刚同志创作的《铁警战车匪》电影剧本,近日由珠江电影制片公司在陕西省宝鸡市举行了开拍仪式。

据执导这部影片的导演于斌先生介绍,在电影业出现大滑坡的情况下,珠江决定投资140万元来拍《战》剧,并采用七十毫米特宽银幕立体声。影片以陇海铁路沿线打击车匪路霸的斗争为原型,情节跌宕起伏,悬念迭起,人物形象丰满,真实感人,表现了铁路刑警面对严峻的铁路治安形势,以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保证铁路大动脉畅通的事迹。

剧作者王仲刚同志是郑州铁路公安局刑侦科科长。参加铁路公安工作二十多年来,他在十分繁忙的情况下,坚持电影、电视剧创作从未停息,成果喜人。由他创作的七集电视剧《铁道刑警》、二集电视剧《鸡鸣山疑案》和电影剧本《风流警察亡命徒》搬上荧屏后,受到了普遍好评。《战》剧则是继这些作品打响后的又一力作。据悉,由他创作的十集电视剧《刑警功勋》和电影《金盾大搏杀》,不日将分别由中央电视台、公安部金盾影视制作中心等单位开拍。

欢乐和色彩的海洋

——彝族火把节拾零

摄影/林积令

穿上美丽的民族服装参加火把节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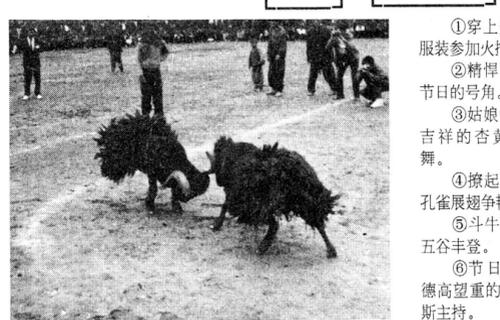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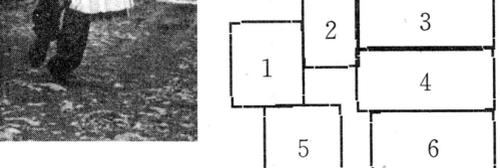
精悍的小伙吹响节日的号角。

姑娘们打着象征吉祥的杏黄伞翩翩起舞。

掀起百折裙,像孔雀展翅争艳。

斗牛斗羊,庆祝五谷丰登。

节日“选美”,由德高望重的长者阿玛木斯主持。



去年十二月,我在深圳参加一个工会宣教工作理论研讨班,有幸去了趟中英街,一晃半年有余,每每想起此事,就像昨日才去过的。

12月,这季节在我们北方,已是寒气袭人,难以出门,而在南国深圳恰是不冷不热的好季节。大家吃罢早饭,就急不可耐地登上大轿车,九点准时出发……我们住的东晓招待所离沙头角镇有30多公里路,约莫十点半就到了沙头角边境站。边境站不大,二层楼宇,楼顶有一面国旗,迎风招展,一层人关,二层出关,倒也井然有序。一份边境证最多签5个人名,我的名字排在首位,带队自然成了我的任务,我招呼其余4位,各自拿好身份证(出关须两证齐全,即:边境证、身份证)排队走向关口,出关后,里面已是人头攒动,我们几人的头更是摇得像拨浪鼓,并相互打问:“那是中英街?”当时,我也发懵,忽然,办班老师的话响在耳边:“出关向右拐就是中英街,左手方是我们中方,右手方是香港。”“瞧,这就是中英街”我顺口一声,并朝右方指去。中午十一点的中英街已是人满为患,走在拥挤的中英街,我左右环视,左方是我们中方店铺,外表装饰一新,内部很是豪华气派,而右侧港方店铺,大都为一层民舍,又低又矮,较为陈旧,多数店铺也就是一二十来平方米,还有几家属长方形的套间房,里面有七八个摊位。港方店铺经营的品种,多为金银首饰、电子产品及小百货,还有日本糖果、韩国饼干等食品,我看了一个价目:美国苹果10元6个,印度苹果4元1斤……在中英街上,无论是中方还是港方店

中英街追忆

文/张翌西

“到中英街,潇洒走一回”这大概是内地人到此一游的共同心态。我们一行几人,中英街路程过半,该采购的东西已差不多了。当我们再往回走,愈来愈觉得吃亏,前面我们花10元买了8块香皂,谁知道后面9元就能买8块,同行的小李忿忿地说:“唉,真是好戏在后面,好价在前面。”

随着人流,我们来到了港方的背街。这里有几家零散的店铺,其中有家不足15平方米的店铺,经营的全是录像带,我们走进去一看货架,映入眼帘的竟是一对裸体男女照,什么《灵与肉》《偷渡者》等,多为黄色录像带,我瞧那位店老板,是位四十开外的女人,正大魁梧二腿坐在门楣下,悠然自得地刁着烟,这一“场景”在中方店铺是绝对看不到的,我们几人被“羞”出,同行的老王说了一句话:“两种制度,一目了然”……

下午四时我们开始入关,在拥挤的人流中,我被挤得呲牙咧嘴,那个难受,痛苦劲,委实有点来者之悔矣,别人我说不准是咋回事,反正我是转着圈,被挤进去的。回到车上,大家都在谈论着中英街一游的观感,我静静地听着……一位青年忽地站起来,用左手捂了一下嘴,又扬起:“拜拜,我还会来!”

我想,这恐怕不单是他一人的夙愿吧!

有趣的泰国大象

大象是泰国的象征。在这里,它是被神化了。过去,泰国人骑着它干活,而且用它去作广告。大象通人性,也很聪明。人赞叹的是,它能识别钱的多少,用游客给它的钱去买水果,面值大了,商贩就得多给它水果,给得少了,就站在水果摊前不走,面值小了,给一点水果就走。

泰国人驯化大象是颇费心机的。尤其是给人按摩和用鼻子,游人无不叫绝。表演时,一排人坐在地上,大象从人缝中间走过,然后在地上人的臀部上按摩,几吨重的大象上去,却给人以轻松舒服之感。听说它可以用脚滚鸡蛋,而不从脚踏。与人亲吻时,它能分清男女,遇到女性亲吻,它会分清男女,并且不吻错。你看,大象已将我们一周的表演演了。

吵七姑娘

文/兰团

又是在阴历七月了,我的思绪飞回到了十年前。

在我的家乡,每一个女孩子在十八岁时要经受一次考验:七月七晒七姑娘。

不知从何时起,每年七月七满了十八岁的女孩子便到村上去集合,承受锣鼓的袭击,终于有人受不了而又哭又闹的,就是七姑娘。

有人说了,七姑娘很凄惨,但奶奶却对我说七姑娘很幸福。这我信。

我十八岁那年,自然也去参晒。带着一种神圣又夹杂着胆怯的心情,在姑姑的陪同下到村上去,那里已经摆好了桌子,女孩子们已等在那里,围观的人也不少,还有十几位精壮汉子腰里挎着鼓,手上提着锣在那里等候。

到时间了,一群上了年纪的妇女们便来看我们身上有没有铁器,如顶针、发夹之类的东西,确认没有后,就让我们那伏在桌边,然后,领头的一声喊,鼓、锣、钹等一时间齐刷刷地响起来,耳边于是滚过一阵一阵的雷声,再看那些敲锣打鼓的人,个个憋足了吃奶的劲,抡开膀子在敲打。我伏在桌边,心脏开始急剧跳动,脑袋要炸开一样,于是我就揪了个空子慢慢溜下桌子从人缝里钻了出去,顾不上天黑害怕,一口气跑了一里多路,站定,满脑子依然是咚咚锵锵。我真想大喊一声但喊不出来,我真想大哭但哭不出来。那声音刻在我的脑海里。

那一夜终于晒下了七姑娘,她是个和我一样大的女孩,她又蹦又跳,又哭又闹,于皆是皆欢喜,后来听说她受了刺激,婚姻十分不幸,最后又走出了外地。

从那以后,我极度怕晒,喜静,从此,舞厅,电影院,录像厅我很少光顾,我怕人多,怕热闹场面。

如今,我已工作不短了,组成了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。我想,如果当时我不溜走,“七姑娘”非我莫属。倒十分庆幸自己的果敢了。现在每每看到淘气的儿子时,就会想到她,“苦命的七姑娘”,心里不免隐隐作疼。

七姑娘,你在那儿?



中英街追忆

文/张翌西

“到中英街,潇洒走一回”这大概是内地人到此一游的共同心态。我们一行几人,中英街路程过半,该采购的东西已差不多了。当我们再往回走,愈来愈觉得吃亏,前面我们花10元买了8块香皂,谁知道后面9元就能买8块,同行的小李忿忿地说:“唉,真是好戏在后面,好价在前面。”

随着人流,我们来到了港方的背街。这里有几家零散的店铺,其中有家不足15平方米的店铺,经营的全是录像带,我们走进去一看货架,映入眼帘的竟是一对裸体男女照,什么《灵与肉》《偷渡者》等,多为黄色录像带,我瞧那位店老板,是位四十开外的女人,正大魁梧二腿坐在门楣下,悠然自得地刁着烟,这一“场景”在中方店铺是绝对看不到的,我们几人被“羞”出,同行的老王说了一句话:“两种制度,一目了然”……

下午四时我们开始入关,在拥挤的人流中,我被挤得呲牙咧嘴,那个难受,痛苦劲,委实有点来者之悔矣,别人我说不准是咋回事,反正我是转着圈,被挤进去的。回到车上,大家都在谈论着中英街一游的观感,我静静地听着……一位青年忽地站起来,用左手捂了一下嘴,又扬起:“拜拜,我还会来!”

我想,这恐怕不单是他一人的夙愿吧!

中英街追忆

文/张翌西

“到中英街,潇洒走一回”这大概是内地人到此一游的共同心态。我们一行几人,中英街路程过半,该采购的东西已差不多了。当我们再往回走,愈来愈觉得吃亏,前面我们花10元买了8块香皂,谁知道后面9元就能买8块,同行的小李忿忿地说:“唉,真是好戏在后面,好价在前面。”

随着人流,我们来到了港方的背街。这里有几家零散的店铺,其中有家不足15平方米的店铺,经营的全是录像带,我们走进去一看货架,映入眼帘的竟是一对裸体男女照,什么《灵与肉》《偷渡者》等,多为黄色录像带,我瞧那位店老板,是位四十开外的女人,正大魁梧二腿坐在门楣下,悠然自得地刁着烟,这一“场景”在中方店铺是绝对看不到的,我们几人被“羞”出,同行的老王说了一句话:“两种制度,一目了然”……

下午四时我们开始入关,在拥挤的人流中,我被挤得呲牙咧嘴,那个难受,痛苦劲,委实有点来者之悔矣,别人我说不准是咋回事,反正我是转着圈,被挤进去的。回到车上,大家都在谈论着中英街一游的观感,我静静地听着……一位青年忽地站起来,用左手捂了一下嘴,又扬起:“拜拜,我还会来!”

我想,这恐怕不单是他一人的夙愿吧!